

亚 非 文 学 丛 书

[日 本]

眞 空 地 帶

野 間 宏 著

肖 肖 譯

李 芒 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真 空 地 帶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

北 京 市 印 刷 三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套 號 1487 字 數 288,000 開 本 850×1168 耗 1/32 印 張 $12 \frac{3}{8}$ 插 頁 3

1956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9 月 北 京 第 3 次 印 刷

定 價 (3) 1.15 元



作 者 像

前 言

小說“真空地带”是战后日本进步文学中获得巨大成就的作品。这部作品对日本軍国主义的罪恶发出了有力的抗議，无情地揭露了日本軍隊制度的野蛮实質及日本軍隊給人民带来的災害。这部作品以它的巨大的艺术力量，震撼无数讀者的心灵，使他們在接触这个令人酸鼻的世界之后，不能不在心中喚起对日本統治阶级、对侵略战争、对野蛮透頂的日本軍事組織的无比憤怒。

日本的老一代作家正宗白鳥在論到这部作品时說：“这是真正的地獄，不，比地獄更坏，更可怕。在但丁的‘地獄’中有它独特的伟大，惩罚方面到底还有某种正义。可是在这里什么也沒有，一走进这些門，非失掉一切希望不可，只落得忍受非法的拷打。”^① 小說“真空地带”里出現的就是这种阴森的地獄画图。来自劳动人民的成千上万的士兵，一落到这个“地獄”里，原来的生气蓬勃的人，就失掉了人性，变成了行使暴力的“机器”。而这种状态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日本軍隊中的野蛮制度——軍官与士兵之間的封建式的等級制度，以及統治阶级有意为士兵設下的“軍齡”制度所造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士兵必須忍受軍官們的灭绝人性的虐待及老兵随意毆打新兵的野蛮风习。这种軍隊生活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平时以

① 見“两部反战作品”，原文載东京出版的“改造”雜誌1952年第5号，这段話轉引自“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进步文学”（見1954年11月号“譯文”）一文。

訓練士兵为目的的兵營中，用小說“真空地帶”里的話說，那就是：“兵營里面的確沒有空氣，里面的空氣都被強大的力量抽空了，說它是真空管還嫌不夠，它乃是製造真空管的地方——真空地帶。”日本統治階級就是利用這種真空地帶，七十多年來，製造了千百萬喪失理性、野蠻好鬥、嗜殺成性的“機器”，對內鎮壓了不斷起來反抗的人民，對外掠奪了殖民地，“平定”殖民地人民的起義，並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我國讀者將會從本書中了解到日本士兵在侵略我國時那種瘋狂殺害我國無辜婦孺的暴行的根源所在，從而加強我們支持日本人民反對復活軍國主義的信念和決心。

本書的作者野間宏是日本傑出的無產階級作家，日本共產黨員。一九一五年他生在日本的神戶市，從小喪失父親，在母親的幫助下苦學，一九三八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法國文學系。在學校時曾參加學生運動，積極支持革命鬥爭。畢業後他在大阪市政府社會科做過一個時期的職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久，他以補充兵的名義被征入伍，最初被送到中國、菲律賓等戰場上，後來又調回國內。一九四三年初夏，以思想犯的嫌疑，被關進大阪陸軍監獄，第二年春天才獲得釋放。

三年多的戰場、兵營及軍事監獄的慘痛生活，使他認清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本質，對它深惡痛絕，終於在戰後寫出了這部有着巨大意義的反戰作品。

野間宏戰後的最初作品是“陰暗的圖畫”，發表於一九四六年。隨後他又陸續寫了“臉上的紅月”、“崩潰感覺”及長篇“青年之環”。野間宏這些早期的作品，雖然描寫的多半是知識分子在戰時或戰後的日本現實中主張保持“個性的尊嚴”而不可得的苦惱，著重於描寫他們的細微的心理活動，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悲觀的

情調；但所有这些作品总的傾向还是紧密地反映着日本现实，对軍国主义社会及侵略战争发出了强烈的譴責。

战后的现实及作家本人的不断成长，使野間宏不可能只满足于描写知識分子的內心境界，而把題材扩大到表現广大人民的疾苦上，于是他写出了“真空地带”这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作品。

在我們正式接触这部作品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日本軍隊成立的历史。

我們知道，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由統治者建立起的軍隊是罪恶的天皇制的直接产物，同时又是維護天皇制专制政权的有力武器。日本历史上的一八六八年的变革，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明治維新”，虽然破坏了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但是它根本不是什么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明治維新”的結果，建立起了天皇制絕對主义的国家，政权操縱在封建地主和大官僚的手里。这样一个政权，不但不能減輕或消灭加在广大人民头上的封建压迫，相反地，却利用了“欽定宪法”，日甚一日地加强了它的野蛮残暴的强力統治。明治初期的統治者們，深知这样一个与人民站在敌对地位的政权，只有依靠它自己的武装力量、警察、監獄等国家机器才能維持下去，因此这个政权刚一成立，就竭尽全力地加强自己的武装，設置了保护天皇个人的“近卫軍”及專門用来鎮压人民的“鎮台兵”。这些士兵最初大都来自封建的武士階級，他們在鎮压农民暴动方面确实显示了“本領”，但并不始終一貫地效忠于政府，比方說，西乡隆盛所率領的、由薩摩武士組成的軍隊，就曾发生叛乱，几乎动摇了这个新政权。明治政府了解这种由旧武士組成的武装力量是靠不住的，因此在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頒布了兵役令，将兵役义务强加到日本人民，特別是农民身上，实现了利用从人民中征集的軍隊来鎮压人民的恶毒計劃。以后日本的軍隊經過了无数次体制的

改革，以及“整肅”軍紀的措施，但总的目的无非是不断加强軍隊的反人民的性質而已。

日本的農民們，从兵役令頒布的那天起，就本能地覺察到：政府征集的士兵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相反地将会成为天皇政府手中鎮压自己的工具。因此他們起来反抗征兵，反对要他們“以鮮血付出税金”。一八七三年实施“征兵令”之后，日本各地爆发了无数次反对征兵的暴动及騷扰事件，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参加者竟达三十万人。

明治时期的統治者們，深知这种从人民当中征集来的士兵，如不把他們訓練“好”，是多么危險。因此統治者們一方面在人民中維護和加强封建的家族制度，一方面又极力推行軍国主义教育，鼓吹“忠君爱国”的思想，以便从根本来麻痺日本人民的意志。同时反复对士兵們进行“特殊的教育”，使他們認識到自己必須是天皇陛下的“赤子”与“忠良的臣民”，压在他們头上的軍官就是他們的“父母”，除了俯首貼耳、听凭宰割之外，是不准有任何反抗的。战前长期支配日本軍隊思想的“軍隊內务書”綱領中第二項，就这样写着：

軍人精神为战争致胜之基本因素，其消长关乎国运之兴衰。……故上官不仅限于士兵演习、勤务之际，即于坐臥寢食之間，亦应予以細心注意，尽力加以熏陶，使部下永远遵守下賜之“軍人勅語”，銘記我國体之所以冠絕万国，以及国軍建設之宗旨。且应使其自覺服兵役乃对国家应負之崇高义务及荣誉，以免誤入思想歧途。（重点是笔者加的）

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詞句后面，无非是統治階級要士兵們成为天皇制的狂信者，相信这“冠絕万国”的天皇制野蛮統治的“国体”，并且按照“国軍建設之宗旨”去行动，去疯狂地鎮压人民的革命行动，屠杀其他民族而已。

尽管这样，日本的統治階級还觉得不能放心，因此他們一方面

情調；但所有这些作品总的傾向还是紧密地反映着日本现实，对軍国主义社会及侵略战争发出了强烈的譴責。

战后的现实及作家本人的不断成长，使野間宏不可能只满足于描写知識分子的內心境界，而把題材扩大到表現广大人民的疾苦上，于是他写出了“真空地带”这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作品。

在我們正式接触这部作品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日本軍隊成立的历史。

我們知道，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由統治者建立起的軍隊是罪恶的天皇制的直接产物，同时又是維護天皇制专制政权的有力武器。日本历史上的一八六八年的变革，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明治維新”，虽然破坏了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但是它根本不是什么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明治維新”的結果，建立起了天皇制絕對主义的国家，政权操縱在封建地主和大官僚的手里。这样一个政权，不但不能減輕或消灭加在广大人民头上的封建压迫，相反地，却利用了“欽定宪法”，日甚一日地加强了它的野蛮殘暴的强力統治。明治初期的統治者們，深知这样一个与人民站在敌对地位的政权，只有依靠它自己的武装力量、警察、監獄等国家机器才能維持下去，因此这个政权刚一成立，就竭盡全力地加强自己的武装，設置了保护天皇个人的“近卫軍”及專門用来鎮压人民的“鎮台兵”。这些士兵最初大都来自封建的武士階級，他們在鎮压农民暴动方面确实显示了“本領”，但并不始終一貫地效忠于政府，比方說，西乡隆盛所率領的、由薩摩武士組成的軍隊，就曾发生叛乱，几乎动搖了这个新政权。明治政府了解这种由旧武士組成的武装力量是靠不住的，因此在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頒布了兵役令，将兵役义务强加到日本人民，特別是农民身上，实现了利用从人民中征集的軍隊来鎮压人民的恶毒計劃。以后日本的軍隊經過了无数次体制的

宏，以现实主义的巨大才能，以新的民主主义的观点，第一次全面地、无情地将这种罪恶制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小說“真空地带”描写了一个士兵的悲惨遭遇。上等兵木谷被卷进军需官們貪賊枉法的罪恶的暗斗中，而终于成了倒霉的牺牲品。虽然这个士兵竭尽了他的一切力量，进行抗辯，但軍事法庭还是判了他二年零三个月的重刑，期满后又被送到战壕上去，等待他的是死亡的命运。

作者真实生动地塑造了这个被认为是“兇残暴戾”、“全无为国尽忠之意”的上等兵木谷的形象。他出身于貧农的家庭，十五岁就在小工厂里做工，终于养成了他那痛恨一切懦弱卑屈的坚毅性格。在本書里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木谷的执拗的叛逆意志及果断的反抗行为。这就使我們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出了日本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統治阶级压制之下的根本力量。但从另一方面說，木谷的这种个人的反抗，不管他的复仇心怎样熾烈，不管他是否找到了他心目中的仇人，把仇人杀死、撕碎，毕竟只能是一个悲剧的結局，不会搖撼統治阶级的基础的。作者最后写木谷在被調往前綫的前夕，从兵营里逃走，失敗之后，被軍官們恶毒地“免去处罚”，强制送到輸送船上，终于逃不出死亡的摆布，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主人公还是抱着批判态度的，作者对結尾的处理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作者有过在日本法西斯軍隊中生活的慘痛经历，使得这部作品在描写軍隊内部生活的细节上，达到了逼真的、凄慘可怖的程度。作者在本書中无情地揭露了日本軍隊中的肮脏、黑暗的现实。軍官們及下士官們为了私慾，互相排挤、陷害、猜忌、仇視。当他們要利用士兵的时候 就摆出一付伪善的面孔，拉攏士兵，帮他

們舞弊營私；當他們用不着士兵的時候，就一脚踢開，甚至象對付木谷那樣把士兵送到前線去“滅口”。作者塑造了幾個成功的反面形象：兇狠殘暴的林申尉，陰險狡詐的人事准尉，卑鄙惡毒的軍法檢察官。這些軍官們象徵着整個罪惡的天皇制政權的無比殘忍性。作者利用這些壓在士兵頭上的統治階級的典型人物，道出了日本黑暗社會的秘密，那就是構成天皇制意識形態支柱的封建家長制度。書中在描寫岡本檢察官審訊木谷責怪他不該在日記里辱罵長官時有這樣一段描寫：

檢察官的口吻愈來愈柔和了。“答不出嗎？那麼，我問你，中隊長是你的什麼人？”

“是！中隊長大人是父親。”

“班長是你的什麼人？”

“是！班長大人是母親。”

“好！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決不是不知道的啊。你是明明知道這些道理，卻寫了這種話，對吧？”

“不，這，……我是……”木谷再說不出話來了。

作者通過這段描寫，深刻地揭露了統治階級是怎樣地利用封建的家長制度在消滅士兵的一切反抗意識，甚至是“人”的意識。

作者也真實地描繪出一批老兵的形象。為封建的“徒弟制度及軍隊制度培養出來的”地野上等兵，是這些老兵當中的一個典型人物。兵營生活使他們充滿了苦悶，變得粗暴和野蠻；他們對新兵肆意虐待，將滿腔憤怒，發洩到伙伴們身上。儘管作者懷着極端憎惡的心情，譴責了這些愚蠢可怕的野蠻行為，但是他告訴我們，這些老兵也是萬惡的軍國主義底下的犧牲者。作者懷着階級的同情，儘可能從這些為統治階級所損害的老兵身上發現那失去了的優良的品質。

作者在書中除了塑造一個永遠不知道屈服的、勞動人民出身的士兵木谷之外，還塑造了曾田、弓山、染這些人物，從他們身上我

們可以看出人的尊嚴是永遠不可摧毀的。特別是曾田，他是戰爭時期堅決反對軍國主義的日本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人物。這個人物，正如作者在作品中所批判的，雖然在某些方面缺乏果斷與勇敢，但他那始終不肯與日本軍國主義同流合污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戰爭時期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情。

作者在“寫完‘真空地帶’”這篇文章中說：“我在‘真空地帶’里想描寫的是知識分子與革命家的責任。我想以木谷這個形象來代表戰爭中的日本人民。”又說：“我深愛木谷，而且我想從木谷建立真正的聯繫中發現我今后的前進方向。”這不但道出了作者寫作“真空地帶”的基本態度，而且也決定了書中曾田對木谷的態度。

這部作品還有力地暴露了日本陸軍監獄中的真實情景，使我們讀後，不禁觸目驚心。在這裡，除了呼吸之外，犯人被剝奪了一切自由。監獄與兵營——作者以感人的藝術力量向我們展示了日本統治者用來鎮壓人民的巨大機構的實質以及這二者的相互關係。

當然，這部作品也還有其不足之處。作者在“關於日本軍隊”一文中曾經自我批評地說：“這書尚有種種缺點，如軍隊與統治階級的內部聯繫寫得不够，軍隊與被壓迫階級的敵對關係，由於征兵制度，究竟被掩蓋到什麼程度，這點也深入得不够。再加，由於過分強調了軍隊中的壓迫，因而不免有些忽略了軍隊以外的軍國主義的壓迫。”日本的進步文學批評家也指出，這部作品除了寫出木谷的身世以及他和花枝的關係外，大體上說來，是把軍隊作為與社會隔絕的孤立的東西來描寫，而沒有把它和當前的社會聯繫起來。我們認為這種批評是中肯的。

不管怎樣，小說“真空地帶”以它對日本軍國主義軍隊有力的暴露與批判，以它高度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受到了日本廣大人民的歡迎，這一點是必須首先加以肯定的。作者在本書中巧妙

地运用了大阪方言，生动逼真地传出了军队中不同等级的对话的特征，同时在故事结构及布局、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都显示了作者的高度才能。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将为本书的紧张情节及生动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不由得一口气读完。这些都是本书获得卓越成就的原因。

由于这部作品给予读者的巨大说服力量，它在日本人民当中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在日本人民争取和平、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刘振瀛 1959年8月

第一章

一

当木谷上等兵服满了两年的刑期，从陆军监狱回到自己的中队的时候，联队里的情形和他在的时候完全不同了。那时是两年以前，他在联队军需室当杂勤兵^①，正在值勤的时候被宪兵逮捕起来押往师团司令部军事法庭。他入伍后头一次没有打绑腿，也没有带刺刀；相反地藏在上衣里的双手却给带上手铐，腰间系上捕绳，被带出营门。当时，他蹒跚地走出营门，还抬头望过的那棵营门旁边的白杨树，现在也被砍倒了。和他同时入伍的现役兵^②，多半都调到中国中部去了。现在联队里除了陆续被征来的各种补充兵^③以外，还来了初次被征入伍的学生兵^④。在他入伍的那天，检查过身体以后，由内务班发给的面包，和他在监狱里当

① 临时由班里派去听候使唤的兵。

②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实行征兵制度，自十七岁到四十岁的男子，都有当兵的义务。在平时，凡到了二十一岁，除了中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和身体不合格者以外，一律入伍受训两年。这些被征入伍的兵叫做现役兵。在战时，他们的义务兵役期均被无限期地延长。

③ 在现役兵缺额时被征入伍的兵。补充兵往往岁数很大，体格也不好，在部队里常受现役兵的歧视和欺辱。

④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由于兵员大量缺乏，特下令征集在校学生入伍，名为“学徒出阵兵”，皆为在专科以上的学校里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

伙伙的時候，每逢週末和節日做的包子，現在聯隊里也都不見了。不消說，在這期間里木谷本身也同樣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不僅是說他已經沒有了從前戴在肩上的三顆星的肩章。當然，這對於木谷來說，肩章上的星星從三顆減到兩顆，真好像是从胳膊里抽骨头似地感到難堪。

清晨很早，木谷一等兵就坐押送汽車從石切監獄被押送了來。當他和監獄的看守一起在休息室里等候釋放的時候，前來接他的中隊人事股准尉和軍事法庭的軍法警察一道走了進來。這准尉好像是在他離隊後從別的部隊調來的，因為他從來沒見過這個人。一個兩顆星的隨從兵也畏畏縮縮地跟在准尉後面走了進來。這個兵看起來身體格外瘦長，皮帶下的軍服打了好多折，樣子很難看。看慣了這種場面的入事股准尉，並沒有被這個師團司令部的建築物、進進出出的軍法官和走廊里手銬的閃光等等嚇住；同時，也許因為這幾天他仔細研究過即將出現在自己眼前的出獄囚犯的報告文件吧，因而只是近乎冷淡地瞥了木谷一眼。這馬上引起木谷心里的反射作用，他立刻把頭垂下來。但是，看守一看見軍法警察們進來，却好像理應如此似地馬上改變了態度，木谷對他非常氣忿。

看守繼續說：

“喂，木谷，要好好幹吶。無論遇到什麼情況，可決不能再有以前那種念頭呀。”他向上翹着那滿是皺紋、像老头兒一樣干巴巴的鼻子。“喂，知道了嗎？”這種口氣不像是一個看守對一直在一個監獄里受刑達兩年之久的犯兵說的。因為在監獄里，看守是公物，是非有老犯人作幫手不可的。這個看守也是一個乍看既寬大又嚴格、而骨子里卻狡猾、足夠成為看守榜樣的人。木谷一等兵曾經被他選中，做他侵吞木材勾當的幫手。看守把長長的戰刀

弄得直响。

年輕的軍法警察压根兒沒有理睬这个看守。他輕快地繞着木谷的身边，巡視了一周。他戴着黑色的套袖，長着一副神經質的臉。

“那么，好啦。手铐取下來了吧，受苦了吧。保留的东西，好，也領回來了，对吧。那么，馬上就可以讓他們帶你回去了。回到中隊后該注意的事情，就是剛才講过的那些，不多講了。”他的手指在胸前輕輕地彈动着。“头不能再剪得干淨一些嗎？今天要回隊啦。”

准尉向看守殷勤地道完了謝，一見木谷已經把随从兵帶來的刺刀佩好，便对他說：

“那么，走吧！”

准尉又叫了正向休息室里面裝着鉄絲網的拘留所張望着的随从兵，最后，好像為了表示尊重，又听取了軍法警察的一番叮囑：“回到部隊后，在一个短时期內要注意他的飲食。因为監獄里的給养是照章規定的，食量已經固定了。往往有些人滿期后，一回到部隊就乱吃起來，把肚子弄坏了。”

木谷从这样温和的准尉的态度上，不曉得怎样判断他这个人。不过，人事股准尉这样的职位他是害怕的。这是他必須巴結的人物。

他們走过了大阪城里的好几座城門。准尉因为懶得执行軍隊敬礼^①，就和兩個兵稍微离开一些走着。於是，随从兵內村一等兵一路上就好像把“軍隊礼式令”^②先在头腦里整理几次似地，好

① 日本士兵一出營門，只要有兩名以上在一起时，就被視做一个分隊，一切行动都得遵守“隊伍規則”。

② 日本軍隊有关軍人礼節方面的規則。

容易才喊出沒有把握的口令，正步走着：

“正步走！向——右——看！向前看！齊步走！”

木谷正步走着，把頭轉向右边，注視迎面走來的佩着戰刀的軍官。他心裏知道每個從對面走過來的軍官的視線，都盯在自己的身上，因為他今天仍然沒有打綁腿。他不滿意那個一等兵只給他帶來刺刀而忘記帶綁腿來。他感到軍官們的眼睛逼得自己沒有打綁腿的雙腿直想縮起來。的確，就只這一點已足夠說明他是剛從陸軍監獄里出來的了。

走到十字路口，很擁擠，和准尉離得更遠了，木谷便和隨從兵談起話來。

“喂，你是多嚕入伍的？”

“是！是去年五月。”

“補充兵嗎？”

“是！”

“你知道我的事嗎？在部隊里聽說過沒有？”

“不知道，我什麼也沒聽說過。”

補充兵的雙頰凍得通紅。他每說一句話，都像女人似地左右搖擺着腦袋。很明顯，他不是老兵，這從他傾聽別人說話時的謹慎態度和答話時的懦怯口氣，就可以確鑿地看得出來。

“隊里沒有現役兵嗎？”

“是！有的。”

“有？不，我說的是四年兵^①呀，他們是十×年入伍的……？”

“是，不是的，是現役的各位三年兵^②。”

“一個四年兵也沒有嗎？”

“是！一位也沒有。”

出獄日期愈是接近，木谷在監獄里就愈是擔心地想：自己回

隊的時候，最好是連一個熟人也沒有。他雖然從中隊長最後一次來信里，已經知道和他同年入伍的兵都調往中國去了；但他仍然擔心其中也許有少數人還在。

木谷一面說話，一面不斷地望走在前面的個子矮小、搖晃着肩膀走路的准尉。隊長和准尉是木谷不得不畏懼的兩個人，尤其是准尉，而眼前的這個人就是那個准尉呀。

“是個酒鬼吧？這家伙恐怕不好對付？”木谷打量着他的身體，這樣推想着。他一定是個不講情面的固執人……可是，那副傻相又表示什麼呢？……准尉站在十字路口，等着交通燈，用茫然的、好像不知道望着哪兒似的眼神望着天空，下巴松弛地向前伸着。當一個高個兒的少尉從左邊橫穿過來的時候，他好像猛然想起似地敬了個禮。接着，突然又回過頭來望了望木谷。木谷冷不防地被他一這麼一望，心里一怔，連忙閉上嘴；可是，准尉已經掉過頭去了。

准尉剛才在師團司令部的休息室里並沒像木谷從昨晚就猜想的那樣，向他做冗長的說教和訓話。不但是說教，就連簡單的叮囑的話也都不想说。甚至於當木谷站起來，向他行室內敬禮的時候，也沒有正經還禮，只在鼻孔里“嗯嗯”地哼了兩聲。儘管這樣，木谷却覺得准尉是個認真的人。木谷的大眼睛狡猾地溜着准尉的脖頸。

“立正！”在衛兵室里等着換崗的衛兵一齊站起來喊着。准尉腰

①、② 日本兵入伍時稱一年兵，第二年新兵入伍時昇為二年兵，但戰時，由於兵員缺乏，往往一年幾次征兵，每一次征兵，他們便昇一級，因此出現三年兵、四年兵等等。老兵有絕對的權力對待新兵，可以任意毆打辱罵。新兵稱呼老兵時，必須用尊稱。並且，雖然正式規定以軍階分上下級，但軍齡短的兵即使是上等兵，也要服從軍齡長的一等兵。